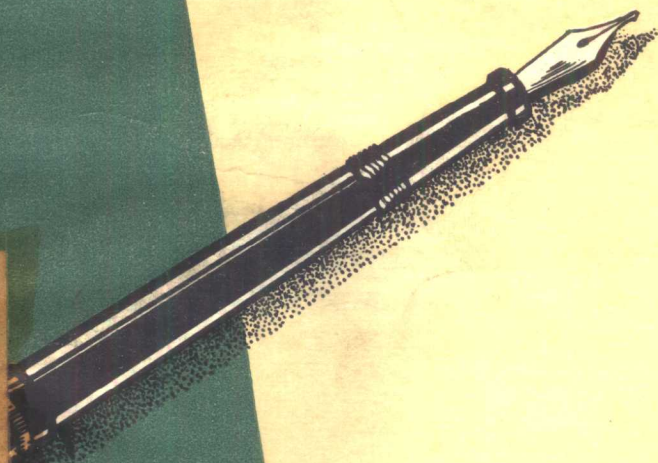


波格达诺维奇著

精神病医生 的笔记



北京出版社

精神病医生的笔记

波格达诺维奇 著

汪 浦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

統一書号：10071·191

定 价：(6) 0.34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是一个热爱病人、热爱自己工作的精神病医生。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經驗，以引人入胜的笔法和深刻的心理分析，描写了有关医生和病人的故事。通过这些典型事例，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病人、医生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揭露並批判了这些关系中比較普遍存在的錯誤。原書包括二十六篇文章，这里选譯了十二篇。是一本适合於一般讀者閱讀的文艺作品。

Л. А. Богданович

ЗАПИСКИ ПСИХИАТРА

Медгиз-1956-Москва.

(原作插图：哈伊洛瓦)

AG 04/08

目 录

在十字路口.....	1
是誰之过.....	16
一个女重病人.....	29
少爺小姐們.....	43
旧人物.....	50
叛变.....	61
將来看吧.....	77
前 途.....	86
“阿波罗”.....	91
“魚 龙”.....	103
軍医院中的会見	109
出乱子	117

在十字路口

我和同系的大學生們一起，第一次來到精神病醫院。

我有特別強健的體格、樂天無憂的性情，所以對這世間的一切毫不懼怕。四年醫學院的學習道路已經走完了。我看見了、體驗了、感受了很多東西。產婦的喊叫，開刀的流血——這一切已經不像初見時那樣使我心驚膽戰了。現在，醫院的工作，听演講，開刀，在我看來，都是平常的和必要的。一句話，當我和同學們一起來到精神病醫院以前，一切都過得很好。

我們穿着白罩衣，跟着一位教授來到了“躁動病房”。一把像貨車車廂門上的鎖那樣沉重的大鎖響了起來。一扇厚實的大門打開了。我們大學生都相顧失神。

“地獄就要出現了，”我恐懼地想。

一個男病人飛快地向我們走來，他的臉上掛着欣喜的微笑，他大張着雙手，似乎想要擁抱整個地球。

我的腿沒有力氣了。我躲在一个同志的寬闊的身背后面。但病人一看見教授，就突然向他轉過身去，大聲地道着問候，奔去擁抱他。

這種情勢使我鎮定了下來。我強制着自己，比較平靜地

觀察着周圍的一切。現在我看到了一條寬大的走廊，嵌木地板擦洗得有些破舊了，病房里擺着幾張笨重的床。

一個快樂的男病人無緣無故地高興着，不管誰在談話，他都要去插嘴，時常插進幾句俏皮話，做出各種手勢，好像他對整個病房的情況了如指掌。

其他的病人在走廊里走着，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他們咕咕囁囁地說着話，有時還大聲地喊叫。一個病人氣勢兇兇地跑開了，但突然又神色慌張地跑了回來。每個病人都自有一種生活，對周圍事物不感興趣。

我很驚訝。我原先以為精神病醫院的“躁動病房”是個去不得的可怕地方，那里遊蕩着一些狂人，他們為人遺忘，聽從命運的擺布，失掉了人性，終生被囚禁。我的父母、熟人、朋友們也把精神病醫院想像成這樣。我本來是根據英國畫家霍華特和德國畫家考爾巴赫的繪畫來想像精神病醫院的。他們畫的“瘋人院”的居民叫人一看就害怕。一個瘋人在擁抱什麼人，另一個瘋人抓住自己的頭髮，以勝利者的狂喜的目光注視着遠方。旁邊是一個肥胖的看守，衣袋里放着短鞭，臉上露出冷酷麻木的神情，他那副冷若冰霜的像貌就同他所管制的那些人差不多。

然而在這裡，在我面前走動着的卻是一些衣着整潔、頭髮齊整的病人，在他們中間，紀律稍有破壞，就會遭到態度和藹、經驗豐富的醫務人員有禮而善意的干涉。

誠然，我在這個“躁動病房”里也見到了不平常的事。我們走進一間病房，那里有個男病人坐在床上，坐的姿勢很彆

扭，像塊石頭一動也不動，還煞有介事地舉起一只手。這個人的臉像死人的一樣。他緊張地翹着嘴唇，做出吸水的姿勢，他的鼻子很尖，只有眼睛有生氣，似乎還能傳情示意。他這樣坐着已經好幾天了。即使強迫他改變這種姿勢也不可能。

我感到的不是恐懼，而是深切的憐憫。我走到這位不幸者的面前，摸了摸他那瘦削的肩頭。他身上的肌肉接觸了我的手就變得緊張起來了，似乎是在反抗。更奇怪的是我這時只有好奇心，其他一切感覺都消失了。我看着病人，就像看着一個謎。

有人端來一杯飲料，放在病人的床前。兩個強壯的男衛生員小心地轉過他的身子，準備喂他。在這以前，病房負責醫生用了十分鐘來勸他獨自吃東西。護士把飲料端到他面前，這是用溫牛奶、黃油、糖和生雞蛋混合作成的。病人常常噎住，反抗着，一匙子要喝好幾口。我在旁邊看着，不由得對醫務人員的這種非凡的耐性感到驚訝。我走出病房，在門口的過道里等候着同志們。

一個身材高大、面色蒼白的年輕人從我身邊走過。他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停下來，傾听着什麼，舉起一個手指憤怒地威脅着誰。

我順着病人用手指威脅的那個方向看去，一個人也沒有。我警覺起來，準備一旦發生了什麼事就立刻奔到同志們那里去。然而病人顯然是在作他自己的事，所以我的恐懼也就消失了。

我們繼續查病房。在走廊的盡頭，我們看見一個老头兒

哭得伤心極了。

“老爷爷，你哭什么？”教授深表同情地問道。

“我所有的亲人都被火燒死了。不久以前我埋葬了妻子和孩子們。”

“你的妻子和兒子今天早晨还来看过你呀，”教授提醒他。

“不，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了。大地母亲把他們都藏起来了，”老人哭着，用罩衣的衣袖揩着眼淚。

我們看見一个自称是哲學家的男病人。他把罩衣搭在肩上，学着古希臘人的样子，慢慢地走在走廊里走着，神态傲然，看起来很像是在深思什么。

教授不断地介紹新病人。

我們全組来到“安靜病人”病房。我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似乎更使人惊讶。我們走进一条寬大潔淨的走廊。嵌木地板像鏡子一样閃光。窗上挂着漂亮的窗帘，牆上挂着画片，每張画片都是裝在鍍金鏡框里的。在一間寬大的淺藍色牆壁的大厅里摆着舒适的家具，桌上鋪着綉花桌布，牆角立着棕櫚树。这一切連同那射进寬大的窗子里的充足陽光，給人一种安祥的感觉。一些病人在讀書，另一些在談話或者做手工。

在靠牆的一張沙發上坐着一个闊肩的美男子。細嫩弯弯的嘴唇，匀称平直的鼻子，高大丰满的前額，絲綢般光潤的头髮，灰色的眼睛，——这一切表现了心灵充分的平靜以及其他什么我说不出的东西。

当我出現的时候，病人彬彬有禮地站起来，一直到我走开以后他才坐下去。这是有教养的男子在妇女面前常有的举

止。

“完全是一个正常的人呀！”我想。“他怎么到瘋人院来了呢？他跟那个向空中威胁的年輕人大不相同啊。”

我很想問他：这是不是医生弄錯了？

教授領着我們繼續查病房。

我留神觀察这个病房的負責医生。在我的想像中，精神病医生都是些不平凡的人。然而这个医生却是一位朴实謙虛的女人。她耐心地傾听每个病人的談話，用温和的有信心的声調給他們提供意見。我發現，憂郁的病人跟她談过話以后，臉上的神色比較寧靜了，而調皮的病人跟她談过話以后，也表現得听话些了。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真不愧为一个医生、科主任、母亲和朋友。她那大大的黑眼睛是我終生难忘的。

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家庭，这家的一个孩子得了精神病。父母請过各科的医生給他診治，只是沒有請精神病医生。内科医生听診出他們的兒子的心音很好，宣布說病人是健康的。神經病医生檢查出各种反射都很灵敏健全，沒有發現什么病。但他們沒有請精神病医生去，这是因为害怕“吓坏”了病人。到了非請精神病医生不可的时候，他們又对兒子隱瞞了实情，用撒謊来叫他“安心”。

这种对精神病医生的成見是多么有害於病人啊！而精神病医生所执行的又正是偉大的人道主义任务——使病人恢复健康，去过有价值的生活。

当我正在仔細觀察周圍一切的时候，一个男病人走到我面前，說了声对不起，把我叫到一边去了。他的像貌平常，

但眉清目秀，儼若幼童。他低声地、小心謹慎地告訴我說，他是一個物理學家、發明家，他之所以來到“瘋人院”，是由於誤會和受坏人陷害。這時他把一封信遞到我手里，請我投進郵箱去。

“您要明白，”他補充說，“有些時候常常很難表白自己。您年輕（他忠厚地看了我一眼），但如果您讀一讀伏爾泰的哲學小說，那您就會理解我的處境和命運的坎坷。您要是讀過，大概記得國王的犬和馬失蹤的那一段吧。查地格根據足印判斷馬的腳跛了，他作出了正確的結論。但他卻為自己敏銳的觀察和坦率的性情而含冤受苦。”

“我讀過，記得，”我回答着，很想跟這位有趣的病人談下去，但同組的同志們把我拖走了。

病人感激地偷偷地握了我的手，走到一邊去，惶惑不安地微笑着。

我很氣憤：怎麼可以把一個健康的人關在精神病醫院里呢？

這意外新奇而又困難的一天結束了。我們已經來到大門口，這時，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個漂亮的灰眼睛的男人，這個人我先前曾經見過。看相貌，他大約四十五歲。

“這是誰？也是病人嗎？”大學生們問。

“是的，他是建築師，我們的老相識，伊凡·伊凡諾維奇，”教授說。

病人站起身，東搖西晃地向我們走來。這時，他的臉好像戴上了假面具。他那無憂無慮的微笑，那眼睛放射出的在

这种环境中难於理解的悠然自得的光芒，給人留下了奇怪的印象。

“您好，伊凡·伊凡諾維奇，”教授向他問好。

“您——好，”病人回答道。

“生活怎样，伊凡·伊凡諾維奇？”

“謝——謝您，”他回答道，臉上浮現出微笑。

“伊凡·伊凡諾維奇，給大學生們談談您的性情吧。”

“我的性情是頭等的！”

“您富裕嗎？”

“是呀，很富裕！我有几百万盧布。最近几天我就要按照自己的設計用玫瑰色的大理石來給自己修建一所郊外別墅。”

他微笑着，沉浸在愉快的希望里。

“您离开家庭，不工作，生病，您不伤心嗎？”

“我完全健康！”他無憂無慮地叫道，同时卷起灰罩衣的衣袖，露出肥厚的肌肉松弛的手臂來給大家看。

“那么，往下該怎么办呢？”教授問他。病人挤眉弄眼，用嘶啞的声音唱起黃色歌曲來。

他很快樂，可是我們大學生們却繃着臉，毫無笑容。可以看出，大家都和我一樣，內心里感到不快和煩悶。大家都难过和惋惜。这个人还能挽救嗎？难道就一點兒也不能幫助他嗎？

我想很快地知道一切，查完病房以後，我得到醫生的允許去翻看建築師的病历。密密麻麻的小字寫了好幾頁，向我

敘述了一个人的生平。病历詳細地記載了出生、童年和發育的情況。一切都跟很多父母健康的孩子一樣。底下記載了性格、愛好。他學習得很好，讀畢了兩個系，結了婚。他當了幾年建築師以後，就被派到國外去了。他是一個正經的、家庭觀念很強的人，但在離開巴黎以前不久卻迷戀上了一個道德品質不高的人。

過了兩個月，他回到國內以後，才發現身上有粉紅色的丘疹。他心驚膽戰地想到是梅毒，但立刻又推翻了这个想法。只是在一個月以後，他听了誰的勸告才去找一位用草藥治病的醫生診治。這個醫生斷定是梅毒，但他安慰病人，給他服用草藥藥酒，草藥似乎奏了效。丘疹很快消失了，建築師放心了。

由於看到症狀不再出現，建築師懷疑起診斷來。以後，他日漸相信這是醫生的錯誤，不再去想這件不痛快的事了。

以後的幾年他作了很多工作，按照他的設計建造了幾座漂亮的大樓。

當建築師滿四十七歲的那年，同事們發現他的性情的行為有些奇怪的变化。從前他是個很體面的人物，穿着講究，待人接物委婉有禮，現在他變得衣着不整，常常表現出令人難解的粗魯。有一次，在劇院售票處的旁邊，他當着熟識的婦女的面說了些猥褻的話。

他開始睡得不好，感到精力有些衰竭，身體虛弱，無力從事腦力勞動，但他還和往常一樣快樂，愛開玩笑。工作中出了小差錯他不苦惱，反而一笑置之。

親屬們送他到醫生那里去看病。建築師認為自己的情況是由疲勞過度造成的，並且也要療養委員會的醫生們同意他這種看法。

醫生們診察了病人以後，發現果真有神經過度疲勞的症狀，其實，這些症狀在各種各樣的神經病中往往都是彼此相似的。表面看來，建築師是最需要療養的。而從療養地回來以後，他的身體也的確顯得健康了。

有一次，他在跟同志們的談話中宣稱要用玫瑰色的大理石來在離古希臘內城不遠的地方修建一座別墅。

傍晚，他回家以後，用麵包沾肥皂水吃，同時硬要妻子相信這能改進腸子的工作。建築師被送進醫院了。

檢查的結果表明病人有麻痺性痴呆^①，這是梅毒長期不治的後患。多麼可怕的事啊！一個醫生需要多麼慎重地對待病人呵。

“細心慎重地對待病人將是我的主要守則！”我向自己保證。

從前我聽到麻痺性痴呆，只是顧名思義。現在我明白了，麻痺性痴呆的基礎是一種在腦中發生，導致癡呆的進行性病變過程，這是大腦皮質受損的結果，而大腦皮質是進行條件反射高級神經活動的器官，這類高級神經活動使機體與外界環境保持着最精細的平衡。

我開始明白了麻痺性痴呆的實質。當一個人的神經細胞

① 麻痺性痴呆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паралич 又名進行性麻痺。——譯者

和大腦皮質逐漸被破壞，他就隨着喪失了人格上最精細和最高級的倫理道德習慣，在對待周圍人們的關係上也喪失了敏銳性，他失去了羞恥心和對自己行為的批判力。

“難道說建築師就算完了嗎？”我戰戰兢兢地問安娜·伊凡諾芙娜·米羅諾娃。

“不，我們開始給他治療了。”

“怎樣治呢？”

安娜·伊凡諾芙娜對我的急躁報之一笑，然後回答道：

“這種病人用高熱法——升高體溫來治療。我們給他們接種間日瘧。我們在瘧疾病人身上抽出幾西西的血液，然後給這種病人在皮下注射進去。發過十次到十二次高燒以後，再用奎寧治好瘧疾，接着進行專門的治療，例如服用比奧熙諾爾^①。高溫削弱了病因，以後的專門治療就會收到效果。”

“可是建築師能夠完全恢復健康嗎？”

“我不想作判斷。遺憾的是，這個病耽誤了。但目前少量的工作他是絕對能夠勝任的。我們會給他找到工作的。”

“給病人找工作也是醫生的事嗎？”

“不是的，但我們應當給社會交回一個精神健旺的人，而不是一個殘廢人。”

我疲倦地走到街上，今天的經歷很使我激動。

我在衣袋里摸到那位物理學家、發明家給我的信。“應當把信發了”——我這樣想，正打算把信投進郵箱去，突然

① 比奧熙諾爾是蘇聯制鉍劑。——譯者

看到信封上的收信人是一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这使我感到不安。同时我又好奇地想知道我所坚信为健康的人写的有些什么。我只好回医院去跟安娜·伊凡諾芙娜商量。她打开信封，微笑了一下，讀道：

深深敬爱的依波里特·謝尔盖耶維奇：

我要告訴您，我的私敌把我关在瘋人院里。他們想要盜用我的發明。您已經知道，我發現了远距离傳送思想的方法，並为此發明了一種留声合金片，用这种合金，可以使片上的声音同时在几个城市中听到。在这里，在瘋人院，我受到各种陰謀迫害。今天晚上敌人从通風口向我小腦放射紅外線。惡人們想要把我的小腦溶解，窺探秘密。这一点他們沒有办到，我及时地用被子蒙住了头。

伊波里特·謝尔盖耶維奇，我請求您把我从瘋人院里解救出去吧。

非常感激您的物理学家、發明家齐尔捷耶夫

这样看来，他的的确确是个精神病人呀！我眼前浮現出他那幼童般清亮的眼睛，我記起他那理智的談話。离开医院以后，我哭了。

我惶惶不安地走回家去，好像是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不幸。

……有一次我丢了錢，悲伤地哭着，我的老祖母对我說：“丢了錢，什么也沒有丢；丢了健康，丟掉一半；丢了智慧，就全都丟掉了。”我当时沒有能立刻領悟这句諺語的苦痛的真理。但我知道：失去的智慧是可以找回来的……

在选择職業的那个时刻里，我明白我不能拒絕下面這項艰苦而富有吸引力的任务——研究人們的精神活动，使精神

病人恢复劳动生活。

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那些时刻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前途。

我开始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来观察我周围的人们，倾听他们的谈话。刺耳的话语，争吵，不守纪律，——这一切我觉得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而我认为最聪明最正常的人，却时常在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中表现了不聪明的、轻率的、甚至是不正常的行为。按照精神病学教科书的观点，一切都可以纳入严格而准确的分类框子里去。然而活生生的病人和他所受的苦难似乎比这框子复杂得多。这就难免陷于层出不穷的矛盾而不能自拔。要想获得助力，就得多读书，和老同志们交谈。这益处是很多的，但仍然比不上与病人的实际交往。教授们和院内医生们的讲课也能阐明很多东西。但有助于我彻底理解某些困难问题的还是生活本身，是实践。

在认识“疯癫”的齐尔捷耶夫两个月以后，我在街上碰见了。他提着公文皮包，步武匆匆，大有要公竊身的样子。

“有意思，疯人在街上蹓跹？”我感到惊奇，决定从他身旁走过去。

齐尔捷耶夫认出了我，他走到我面前，“正常”地谈起话来。

“我知道你有妄想，现在你要骗我就困难啦！”我这样想着。同时我也想起在我的成绩簿里精神病学已经有个“五分”了。

“您现在作什么工作？”我好奇地问。